

三毛回老家

(本文插圖刊第十頁)

● 馬 馳 原

三毛畫像港滬認親

女作家三毛(原名陳平)於民國八十(一九九一)年一月四日凌晨,在台北榮民總醫院懸樑自盡,享年四十八歲。

三毛於一九四三年出生於四川,祖籍浙江舟山群島。她遊歷過五十九個國家。近年來曾多次到大陸參觀訪問。七十九(一九九〇)年九月,三毛作「天府之國」的十天行程,并說:「到了四川就到了我的家。」她與上海老畫家張樂平交情甚篤。

三毛一生著作甚多,死前仍每天堅持寫六千多字。其中暢銷作品有《撒哈拉沙漠故事》、《哭泣的駱駝》、《雨季不再來》、《迷航》、《溫柔的夜》等。

三毛突然離世而去。她在上海的「爸爸」張樂平獲悉噩耗,十分悲傷,平時輕易不流淚的老人流下了傷心的淚水,全家人都哭了。幾天前,三毛曾打電話到上海,說病情很重,一月三日要進醫院,需動手術。由於身體不好,今後一段時間內不大好寫信問候了,要老人家保重身體。

因上海讀者對三毛較熟悉,對她突然離去深感悲痛。

《三毛流浪記》是一本暢銷海內外的漫畫書,其作者張樂平是著名的畫家,因而又獲「三毛之父」的美譽。

台灣女作家陳平三歲就愛看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後來她寫文章時,就以「三毛」為筆名,就是為紀念今生接觸到的第一本書:《三毛流浪記》。

想起這淵源,三毛終於鼓起勇氣給上海的張樂平寫長信,經由湖南《長江日報》任職的外甥女袁志群,送到正在上海「東海醫院」療養的張樂平手中。

這封六月十二日發出的信寫道:

「樂平先生:我切望這封信能夠平安轉達您的手中,在我三歲的時候,我看了今生第一本書,就是您的大作《三毛流浪記》。後來等到我長大了,也開始寫書,就以《三毛》為筆名,作為您創造的那個三毛的紀念。

在我的生命中,是您的書,使得我今生

今世成了一個愛看小人物故事的人,謝謝您給了我一個豐富的童年……」

張樂平讀了信,感到意外,更感到親切和欣慰,欣慰自己的作品有這樣的知音。由於他患的是帕金森綜合症,手抖得厲害,不能寫字,只得口述,讓袁志群擬了一封回信,信中附寄一張他新畫的三毛像。這張畫像張樂平是畫一筆,歇一會,勉強畫成,總算是表了一點心意。這以後他和三毛書信往來,并互贈了照片。起初,大家都禮尚往來,三毛稱張樂平為「樂平先生」,張樂平稱三毛為「陳平女士」。直到一九八八年八月廿八日,三毛給張樂平的信還是這樣寫的。

「敬愛的樂平先生:

今天收到志群寄來的您的來信、照片,內心的衝擊真是很大很深。這半生以來,您是我日日懷念的人。很久以前,我在海外,費盡了心機,在香港托人買到一本《三毛流浪記》。這本漫畫,我的丈夫 Josepa 也愛看。他是西班牙人,可是也看得懂。後來我們在北非的住家,因為戰爭而被迫倉促放棄,那本漫畫也沒救出來,

①



① 三毛在舟山騎腳踏車。
② 三毛（右）與父母親合影。

心裡甚為遺憾……」

然而，第三次來信，她便改了对張樂平的稱呼。她說：「三毛不認三毛的爸爸，認誰做爸爸？」這封信裡她附給張樂平的照片，背面寫的竟是這麼一句：「你的另一個貨真價實的女兒。」信上還表示要去上海看望張樂平。

果然，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毛從台灣飛抵香港，由張樂平的四子張慰軍陪同，他在香港工作。按三毛預約的日期和班機，在香港機場接這樣一位「相見不相識」的姐姐，倒也順當，因為他當時舉著一幅巨大的三毛漫畫為標誌，彼此很快就認親，緊緊擁抱在一起了。四月五日晚上，張慰軍和她同機到上海。

女兒像爺也似她娘

三毛就這樣在張樂平的家中住了四天。

三毛給張樂平的禮物，是她的新作《我的寶貝》一書，這是本台灣的暢銷書，兩年中間已出了十版，進大陸卻是初次，在扉頁上，她寫道：「這本書為作者親自帶入大陸的第一本。十一億中國同胞中，僅此一本。」還深情地附筆說：「爸爸，謝謝您創造了我的筆名。」

三毛回到上海的「家」後，張樂平家的門檻，這兩天幾乎被人踏穿。來訪的記者真多，一批未走，一批又來了。來了，就要求「單獨採訪」。於是，三毛不得不一一應付。她直爽、真誠，沒有「外交辭令」，記者們與她似乎都「一見如故」。她對記者，一視同仁，復旦大學新聞系來了兩三個「一年級新生」，怯生生地要求旁聽別

人的採訪，但聽完總還有自己的問題想問。三毛就親切地回答著他們想知道的一切。她說：「對復旦人我有特殊的感情，我的爸爸就是復旦大學法律系出來的。」有人送她一枚復旦大學紀念章，她深為高興。在道謝之餘，說：「我回台灣去送給我的爸爸，他一定會高興。」

「女兒」回來了，「爺娘」自然興奮。難得出門的張樂平夫婦，特地陪著「女兒」去遊龍華寺。在那裡痛痛快快地玩了一遍，然後吃了「龍華素齋」。回家稍稍休息一下，記者們又一批批來了。

記者的問題真多，但三毛最愛話家常。她說：「我喜歡上海的這個家。他們待我都好。」

她答應記者們的要求，一次次和「三毛」爸爸拍照。但又真正地擔心八十多歲的「老爸爸」會太累。「爸爸該休息了！」「不要把爸爸累倒了！」她不斷地對張樂平說，對記者們說。張樂平卻顯然很高興，從不拒絕記者的要求，但看得出他也真累了。

「三毛的媽媽」——張樂平夫人樂呵地談著三毛的脾氣和愛好。她說：「三毛真像我們家裡的人。老張愛旅遊，三毛也喜歡遊山玩水。她跑了世界上幾十個國家，比老張走的地方多多了。老張喜歡民間藝術品，一條藍印花布被頭，蓋了多少年，破了也捨不得換掉，他喜歡的就是這條被頭上的藍印花。三毛也喜歡民間工藝品，看到各種各樣的小玩意就喜歡得不得了。」所以，他們給三毛的閨房裡擺了許多許多漂亮的民間藝術品。

「女兒」像「爺」也像「娘」。比如對書，「母女」就是一樣地有興趣。有人送三毛一本書，她趕緊去放好，並且高興地說：「今晚上就把它看完。」

記者問三毛：「你喜歡什麼？」

「我最喜歡尋常百姓。我自己就是一個尋常百姓。在龍華寺裡，我最喜歡的也是那些睡著天真的大眼睛望著我的上海老百姓的孩子們。他們真可愛。」三毛對上海有很深的感情：「我喜歡上海。希望以後能常回到這塊土地上來。」

忽然，她揚起臉，甩一甩紮成「馬尾巴」式的長髮，指著自己身上的紅毛衣說：「儂看，我像一個上海小姑娘哦？」聽到回答說：「像！」她高興極了。

從吃菜體味民族性

在三毛的第一次大陸之行中，大陸的飲食文化總是為她所津津樂道的。她說：「有時候真是想不到，做素菜，完全沒有鵝，可以做出鵝的形狀和味道來。吃菜完全可以看出中國的民族性，太複雜了。」

在上海，三毛住在張樂平家裡。他們有一次在龍華寺吃飯，當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素菜端上桌時，三毛不住地讚嘆：「哇，不得了，大陸有文化！」

在蘇州的東山飯店，三毛吃的一頓飯，全都是當地特產。一道道鱧魚、蟹以及許多叫不出名字的美味佳餚，吃得三毛如痴如醉，興致極高。當一道油爆蝦上來時，她給每個親友讓了一遍，



① 三毛（右）與夫婿荷西（左）。
② 三毛在撒哈拉沙漠旅行的情景。



便叫著「救濟台灣同胞」，將盤子端到自己面前，喝著黃酒，大口大口吃起來。隨後，一大盤暗紅色的鴨血糯米端上來了，三毛聽著親友的介紹，知道是罕見之物，且做法獨特，她又綻開了笑容：「哇，我好開心啊！」於是親人們每人一大匙，餘下的都給了她。她知道這是親人的一番誠意，便毫不故作，毫不客氣地作「大嚼」狀。她說：「我以後寫篇文章就叫《蝗蟲大吃》。」

其實，三毛飯量很小，倒是酒量頗大。在大陸，她專挑黃酒喝，特別是加飯酒、花雕酒這些頗有名氣的，一口接一口地喝，也沒有醉過。

西湖之濱的知未觀飯店，是給三毛留下深刻印象的地方。一天中午，她和幾個親戚相約到這裡吃小吃，見一樓人多，便上了二樓，不料二樓是點菜炒菜，沒有小吃。因為在那些日子裡，親友招待太熱情了。三毛吃膩了大魚大肉，只想吃些清淡素菜，便點了油悶筍、炒青豆、油爆蝦等七、八樣小菜，叫了一些小籠包子，又叫人從一樓買了幾份小吃。

飯後，三毛找個塑料食品袋，親自將沒吃完的小籠包一個個夾進去，讓親戚們帶走。她邊夾邊說：「我把它留在這兒，飯店也會用了，能吃多少吃多少，吃不完兜著走，現在都喊這種口號，我們要有這種自信，把吃剩的東西用塑料袋乾乾淨淨地裝回去，富強康樂，就是一步一個腳印走出來的。我們只要面皮，我們不要面皮。要面皮不要面皮就是說我們踏踏實實地做人，不怕別人看不起。當大家收入不高的時候，我們不要再講排場，這個國家才會逐步強盛起來。」

真難相信身在故鄉

四月廿日，三毛坐船去她的祖籍——浙江舟山。當船尚未靠岸，穿大紅衣的三毛就在駕駛台旁高揚雙臂，向岸上親友致意，右手捏著一塊素白手絹，不時擦著淚水。

輪船靠上碼頭，從寬敞的船艙裡出現了三毛女士。三毛的堂姐陳堅快步迎上去，與三毛擁抱在一起。大滴大滴的淚水從三毛眼中流下來，而陳堅卻傻傻地笑著，口中不住地喊：「陳平妹妹……」

一位記者，挨到三毛身邊，急急地問：「三毛女士，請問您四十多年後初到故鄉，此時此地，有何感想？」三毛抽泣了好一陣，才念出這麼一句：「好像是夢中，不信是真的！」

三毛被親戚、記者們簇擁著走上碼頭棧橋，她拉起衣袖一角，看著錶，嗚咽著說：「盼了四十年，一九八八年四月廿日下午六時四分，我踏上故鄉土地！」

用故鄉水洗滌塵垢

負責接待的部門事先發出過通知，三毛女士下榻在華僑飯店，可是三毛的車和華僑飯店開了個背方向，七拐八彎，把前面的幾輛記者車都甩脫了，停車處居然是三毛的堂伯母家。

二樓一間整潔的客廳裡，三毛把堂伯母扶在中央長沙發坐正，大喊一聲：「閃開！」兩旁人們不由自主地後退一步，還沒回過神來，三毛已跪在地上，撐開兩臂伏地，恭恭敬敬地向她在大

陸遇到的第一個父母輩親戚磕了三個頭。年逾八旬的堂伯母也沒料到從千山萬水趕來的堂姪女居然要施這般大禮，慌忙去扶三毛。兩輩人臉貼臉地抱坐在沙發上。三毛的親戚端來一盆洗臉水，三毛擰著毛巾說：「我到大陸後，天天激動得淚洗臉，今天故鄉水，洗盡了思念四十多年的風塵。」說著淚水又奔流下來。

倪竹喜叔叔來了嗎

三毛初到故鄉，上碼頭第一句話是：「倪竹喜叔叔來了沒有？」當時，在歡迎人群中，一身清癯，穿著藏青色中山裝的倪竹喜先生落在後面，眾人連忙把他推上去。

三毛熱淚盈眶地擁抱著倪竹喜先生說：「竹喜叔叔，我三歲時，你抱過我，現在讓我抱抱你！」

據說，三毛與大陸親人通信最早的就是倪竹喜先生。三毛對倪先生熱愛至深。四十多年前，三毛父親陳嗣慶在上海開律師事務所時，倪竹喜曾與他共事過。一九八四年，當三毛堂姐陳堅讀了當年轉載在《中國婦女》上的三毛小說《親不親，故鄉人》後，發現台灣著名女作家三毛原來是她堂妹，陳嗣慶的次女，便馬上把信息告訴了倪竹喜。一九八八年春天，倪竹喜先生的一位少時熟人從台灣來舟山探親，倪竹喜便託他帶書信給陳嗣慶先生。

三毛一家看到首封大陸親人的來信，喜出望外，三毛當即代父回信：「倪叔叔，今日突然收到來信，使我們全家驚喜交織，離別四十年，尚



①三毛專心作畫時的神情。

②民國七十四年三毛（二排左三）與家人合影。



能再通信息，真是不可思議……四十年的事情，要寫十張信紙也寫不完……也許您不能相信，我的記憶力非常好，還記得在南京時，倪叔叔您的樣子。今日收到照片，當年您的影子在照片上還是可以找到。」三毛興奮地告訴倪竹喜：「明年我可可返回大陸。」

小沙因取名小沙女

四月廿二日上午，三毛來到小沙鄉，小沙鄉陳家村的鄉親們都到村口迎接她。走下車來，三毛雙眼就濕潤了。前一天，舟山電台記者採訪三毛，告訴她小沙的鄉親們都親切地叫她「小沙因」。三毛一聽叫起來：「小沙因，好！我要把它取為第二個筆名。」之後，三毛在「小沙因」、「小沙妹妹」、「小沙女」幾個稱謂中斟酌，四月廿三日，她為家鄉的《舟山日報》題字留念：「同舟共濟」，首次啟用了她在故鄉所取的第二個筆名「小沙女」。并說要試試台灣的編輯們，看小沙女的稿子投中投不中。她說取這個筆名「很高興」、「很光榮」。

三毛爺爺陳宗緒先生舊居仍完好地保留著，院落外一座甕帽式的牆門，瓦楞間雖長著厚厚的青苔，牆頭圖案卻清晰可見。

貼著墓碑頻喊爺爺

三毛看過爺爺的舊居，來到陳家祠堂，按她的心願，用閩南方式祭祖。三毛在供桌前點燃六支清香，合掌把香舉到額前，雙手不住地抖動，縷縷青煙從她面前升起。

陳宗緒先生一九四八年去世，三毛父親當年來舟山奔喪，三毛才四五歲，沒有同來。三毛祭祖後，就要到爺爺墳頭去。有人怕三毛上山吃不消，要給她找根手杖。三毛執意不要。來到陳宗緒先生墳頭。三毛大叫一聲：「阿爺，平平來看您了！」便泣不成聲。三毛給爺爺獻上一束帶著故鄉味的鮮花，在爺爺墳前三跪九叩，撫著墳碑，把臉貼在倪竹喜先生所書的碑文上，喃喃地說：「阿爺，平平要跟你講講話。阿爺，魂魄歸來，僕一定要回來！跟我講講話！」三毛良久地撫著爺爺的墳碑，淚珠從她的眼角一滴一滴地湧出來……

三毛從爺爺墳頭帶走一把故鄉的土，裝入尼龍袋，又放進一隻她從台灣帶來編製精緻的麥桿小盒裡。她抬起淚眼對眾人笑了笑：「故土是最珍貴的東西，生病了，拿它泡水喝，病就會好。」下山後，三毛又從陳家老屋的一口水井裡取了一瓶故鄉的水，小心藏好。

一顆游子心，滿懷桑梓情。三毛女士下午就要離開小沙了，此時雨後天晴，空氣清新，遠處的山坡上，映山紅正開得鮮豔。三毛戀戀不捨，一步三回頭，她對送她的故鄉親說：「我到了小沙，這次大陸之行的最大心願了卻了。小沙，我還要回來的。」

天府行她訣別人間

一九九〇年，三毛又背起背囊獨自走絲綢之路。

一件白色寬鬆短袖的襯衫，一條黃色羅白褲

，一如樸素的女學生；脖子上二條鮮紅的絲巾，似內心激情在燃燒。

三毛，這位用心、用情傾倒無數大陸讀者的著名台灣女作家，九月廿五日拂曉第一次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出生地重慶，三個多小時後，她又匆匆離去。在即將啟程往長江三峽的「巴山」號豪華旅遊輪上，有一位報社記者與這位令人敬慕的女性作了短暫的交談。

一見面，三毛笑問：「你們是咋個知道我來重慶了呢？」一口流利的四川話，使大家驚奇。「我告訴你們啊！我是重慶人」，三毛笑盈盈繼續說：

「我有兩個護照，西班牙和台灣的，西班牙以出生地為籍貫，我出生在重慶黃桷樑，所以我是重慶人。」「但我以前從不講四川話，一點也不會，這次到了成都，我一學就會。」三毛對她十多天就能對四川話聽說自如頗感自豪。

「剛才在重慶飯店吃早飯時，我一抬頭，發現對面的那幢銀行大廈是我父親從前工作過的地方，抗戰時很有名的建築美豐大樓，我拍了照片，帶回去給他看，那時他才二十七歲。」三毛急切地告訴記者她的發現，透著故地重遊的無限喜悅，雖然，她離開重慶時才牙牙學語。

既回故地，為何行色匆匆？三毛解釋，由她編劇的電影《滾滾紅塵》已拍攝完畢，她要急著回台灣參加首映式。

三毛這次深入川藏高原，領略「世界屋脊」和「天府之國」的風光和民俗，有不少的收穫，她還表示要寫一本成都之行的雜記。

可是，在西藏不知是否不適應高原氣候，突然患了感冒，併發肺水腫，住進醫院。那裡的醫護人員對這位來自台灣的稀客，一直倍加照料，結果很快痊癒。

然而，西藏的旖旎風光，宗教藝術和藏族文化，卻激發了三毛的文思。

可惜，現在三毛在台身亡的不幸消息傳到她的出生地四川，她在川的一些友人深感震驚，有的還致唁給她的父親，對這位盛年早去的著名女作家表示痛惜之情。

與三毛交往甚密的四川省中國旅行社副總經理，已故著名實業家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的長孫盧曉雁對記者說，二十天前（指九〇年十二月中旬），三毛從台灣打電話興奮地告訴他，她的近作《滾滾紅塵》劇本拍成電影獲四項大獎。十天前的耶誕之夜，盧先生致電向她表示耶誕祝賀時，三毛又說了兩句話：「我現在一個人在家，好好，不說了。」想不到十天前的此次通話竟成訣別。

曾兩次接待過三毛的成都錦江賓館總經理羅立先生告訴記者，三毛去年九月底離賓館前夕，曾題寫了「不肯去，不肯去」六個大字，表達了她對錦江賓館以及她的故鄉不願離去依戀之情。

去年九月底，大陸報上播發的《三毛天府行》一稿，首次披露了三毛對記者表達了希望在大陸擇婿的心聲之後，內地一些男士紛紛給報社去信，向三毛求愛，有些還附上了照片和履歷，并希望報社能作大媒。

三毛的死是中國文壇的一大損失。

國內快捷郵件迅速安全

歡迎工商各界多加利用

特 性	1 一律掛號快速處理，適合工商各界寄遞各種特具時效性文件及貨品之用。 2 特約用戶郵資每月繳付一次，亦可由收件人代繳郵資。
送達時效	本縣市互寄及台北基隆互寄約一小時半，其他各地約四小時。
互寄地區	1 台北、士林、北投、內湖、南港、木柵、景美、三重、永和、中和、板橋、樹林、新莊、新店、基隆、桃園、八德、龜山、蘆竹、中壢、新竹、湖口、竹東、苗栗、台中、中興新村、草屯、潭子、豐原、東勢、沙鹿、梧棲、大甲、彰化、員林、鹿港、南投、斗六、嘉義、太保、番路、台南、高雄、鳳山、大寮、烏松、花蓮、新城、台東、馬公、西嶼、湖西、白沙、金門。 2 本地投標郵件，可至本地郵局按快捷郵件交寄。
交寄方式	請向當地指定郵局窗口交寄。訂約者可以電話通知郵局派員收件。
郵 資	1 本縣市互寄及台北基隆互寄：每件不逾半公斤 40 元，一公斤以下 60 元，續重每公斤另加 20 元。 2 其他各地互寄：每件不逾半公斤 80 元，一公斤以下 100 元，續重每公斤另加 20 元。

馬馳原「三毛回老家」插圖（文見90頁）

- ① 三毛最得意最心愛的照片。
- ② 三毛在她的深山小屋內留影。

